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绍武君抡字

阿占

浓眉大眼，演不了坏人——这句话用在绍武君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绍武君这一派，《诗经》里有“如金如锡，如圭如璧”之说，面相学有“值得信赖”之说，文学圈有“才气正气帅气集于一身”之说。离开半岛许多年，大海之子的基因一直没变，壮阔处壮阔，奔涌处奔涌，让他比文人多了几分刚阳，比武生多了几分儒雅。

言已无从考证，现如今的“武”怕只剩抡字晒图了，个中画面或许可以这样拼贴：夜里编稿累了，从书桌移到案台，残墨兑上老茶，起笔亦是舞剑，纸上行走如入深山，大开大合之境，高手都是跟自己对决的。

下笔全凭心意，水迹太肥，全无字形，细看倒也别有生趣，洒开的都是原始与天真。总体说来，绍武君的字好就好在不油腻不造作，运行中乘兴产生笔势，一派天然。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太长，他就写截句：“千家山郭静朝晖，日日江楼坐翠微。信宿渔人还泛泛，清秋燕子故飞飞。匡衡抗疏功名薄，刘向传经心事违。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衣马自轻肥。”写到一半，侧锋逆行，违背笔性，又能在收笔时归于中锋，挽危局，出奇制胜。

夕》：“春回幽谷见梅新，雪水煎茶乐不胜；谁道夜深年是尽？晓来依旧日东升。”似乎在直心领略春回梅新，怡然之情全在那岁暮冬寒里了。或为自省内观，绍武君也写赵孟頫在《定武兰亭跋》的书法观念：“书法以用笔为上，而结字亦须工。盖结字因时相传，用笔千古不易。”这种时候，用笔最见端庄，点划与牵丝轻重分明，墨汁也蓄得紧，随运笔之轻重快慢而注出，湿而不胀，枯中有润，不设色却墨呈五彩。

绍武君甚至把书法的传统面目写出了当代意味，多处涂抹——涂抹也是用笔，好似高手月下舞剑，一收一放一凝霜，不拘法度，唯性情与自我。这种字晒出来，我通常要收费，或许是想起了王羲之与友雅集，饮酒作诗，心怀喜悦，微醺之际，一口气写出兰亭序，虽有八处涂抹，恰是心情流露处，反而成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故事。



阿占，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。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，入选“2019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”、《201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》《小说月报2020年精品集》等排行榜与年选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

跑步奖励每一个孤独的人

跑，逃犯一样跑，想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想，总之都是孤独的。然而，比孤独更强大的，是在孤独中我们承受、我们坚持、我们享受、我们无所畏惧。流汗是对跑者最华丽的奖赏与安慰，每跑一步，汗珠打在地上，直至汗如雨下，浸透衣衫，似乎已跑到不能停了。当然，终究是要停下来的一——那一刻，人变得很轻很轻，肿胀消失，浑身通透。

中她曾这样记录关于跑步的快乐时刻：“在草地上的露水消失之前，我早早地在树林里跑了一趟。青苔像天鹅绒一样柔软，当我在北海道100公里超级马拉松，从1982年至今，都是他的坚持。他在《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》那本书中说，写作和长跑互为比喻，可以互相借鉴。写长篇小说和长跑，都需要专注，都需要忍耐，都需要心无杂念。这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活动，其实是很相关的。他还说必须用“不间断地、物理性地运动身体，有时甚至穷尽体力，来排除身体内部负荷的孤独感。”

跑步奖励每一个孤独的人。在奔跑的过程中，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，那就是过去的自己。

小说世情

玻璃球

木糖

春城像只猴子蹲在墙头，“吧唧”一声，鼻涕跟粉条似的摔下来。二虎猛地仰起脸，冲春城嘟囔了一句：“到底玩不玩？”春城眨眨眼回问：“玩啥？”“还用问吗？”二虎从兜里掏出一个玻璃球晃了晃。阳光照在玻璃球上，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。春城来了劲儿，噌地从墙头蹦下来，衣服兜里一阵哗啦乱响，这动静对二虎来说，充满诱惑。

城还学不到得胜十分之一的本事，可他弹玻璃球的技术却突飞猛进，弄得老对手二虎连连败退，溃不成军。就在昨天下午，春城一口气赢走了二虎所有的玻璃球。

为报了仇，二虎回家偷了五分钱，到供销社又买了个里面带花瓣的玻璃球，来和春城叫阵。两军对垒的时刻终于到了，划条线，挖个坑，谁的玻璃球被对方击到坑里，谁就输了。游戏很简单，筹码也很简单，就是赢的一方名正言顺缴获对方的玻璃球。到现在，二虎还很怀疑春城身怀百发百中的绝技，但事实很快让他对未来的泥瓦匠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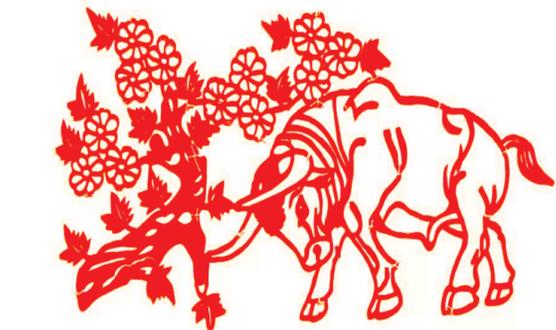
光。随后，玻璃球不见了，稳稳当当落进春城的兜里。还玩吗？春城明知顾问。二虎满脸怒色地瞪了春城一眼，转身离去。

二虎为那五分硬币付出了惨痛代价，他不敢怪罪父亲下手太重，把怨气撒到刘大兰身上。

信笔扬尘

剪尽人间花色

杨晋林



我姥姥是一个剪纸高手。我母亲说，姥姥年轻时手巧得跟织女一样，纳鞋底，绣鸳鸯，掏窗花（或老家称剪纸叫掏窗花）……什么都会，就说掏窗花吧，她看见什么掏什么，掏什么像什么，也不用在稿纸上用铅笔打样儿，一把剪刀，一张梅红纸，刷刷刷，几剪刀，喜鹊登梅就出手了……

抓鸡娃娃。看得手痒，有时春梅也要自己动手剪。当然，一开始是不可能剪出什么花样来的，祖母便笑着说：甭急，娃还小，长大了就会剪了。

剪的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的字样儿，经常被班主任贴在教室里当展品。又过了几年，她剪的窗花在村里出了名，姑娘们一提起崔家那个小丫头，就异口同声说：春梅呀，比铁梅都心灵手巧，将来一定能找个好婆家……那时，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是姑娘们最崇拜的偶像，而小春梅的手艺，又让多少村姑兀自生出许多羡慕嫉妒恨来。

二十七全家人都洗脚、二十八蒸枣山蒸供桌、二十九倒烧酒、年三十贴对联吃扁食……造型简洁，达意畅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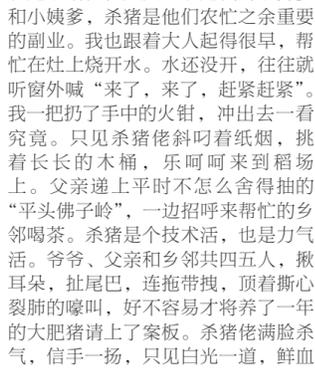
的代名词。而一幅青花瓷样式的《生命树》尤显功力，凤与龙的头部都透出男女有别的人形，凤尾与龙爪显出乖巧的婴儿相，龙头着地为功成名就，凤尾朝天为万物丰收……

人间小景

儿时年味

丁西周

腊月二十三，立春翌日，我迎着微雨匆匆踏上归程。到家后，想起前两天友人相赠的春联礼包，便打开细看。里边有红包、福字、窗花、对联，很齐全。孩子嚷着要贴窗花、福字，我欣然应允。



其实杀年猪可不像看着那么简单，记得有一年，也不知是谁没按牢，刚挨了一刀的肥猪，竟挣脱了众人的手，无头苍蝇般冲向田畈，殷红的血滴穿了一路。我被吓得躲进门后，伸头望着大人们拿着竹竿在后紧追不舍。被穷追猛打的猪大仙，终究失血过多，倒毙在了水田里。被抬回后，一切按部就班，不劳细说，只是母亲少不了埋怨几句“猪崽子（猪血）就不得了”。众人皆笑，一边闲聊，一边等候即将到来的年猪全席。

这是多年前发生在红色草原牧场的一件突发事件，刘大兰始终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后来，罪魁祸首二虎悄悄把这事告诉了妻子翠英，翠英是刘大兰的闺女。这时的二虎已经不会允许自己孩子偷钱去买玻璃球。告密者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刘大兰。

真正的结束是这年年底，当了乡长的二虎准备盖个小二楼，经人介绍了个包工队，其中一个瓦匠竟然是春城。

可以想象，在那些逝去的古旧岁月里，中阳女子们盘膝坐在炕头前，一双纤纤素手捻一只剪刀，在麻纸或是梅红纸上飞剪走刀，剪花剪水剪飞鸟剪鸳鸯，也剪青春和爱情。那时，窗外瑞雪霏霏，年味越来越浓了。